



极限人生

朱彦夫 著
黄河出版社

53

极限人生

迟浩田



朱彦夫 著

黄河出版社
一九九六·济南

责任编辑 程 鹏
封面设计 金 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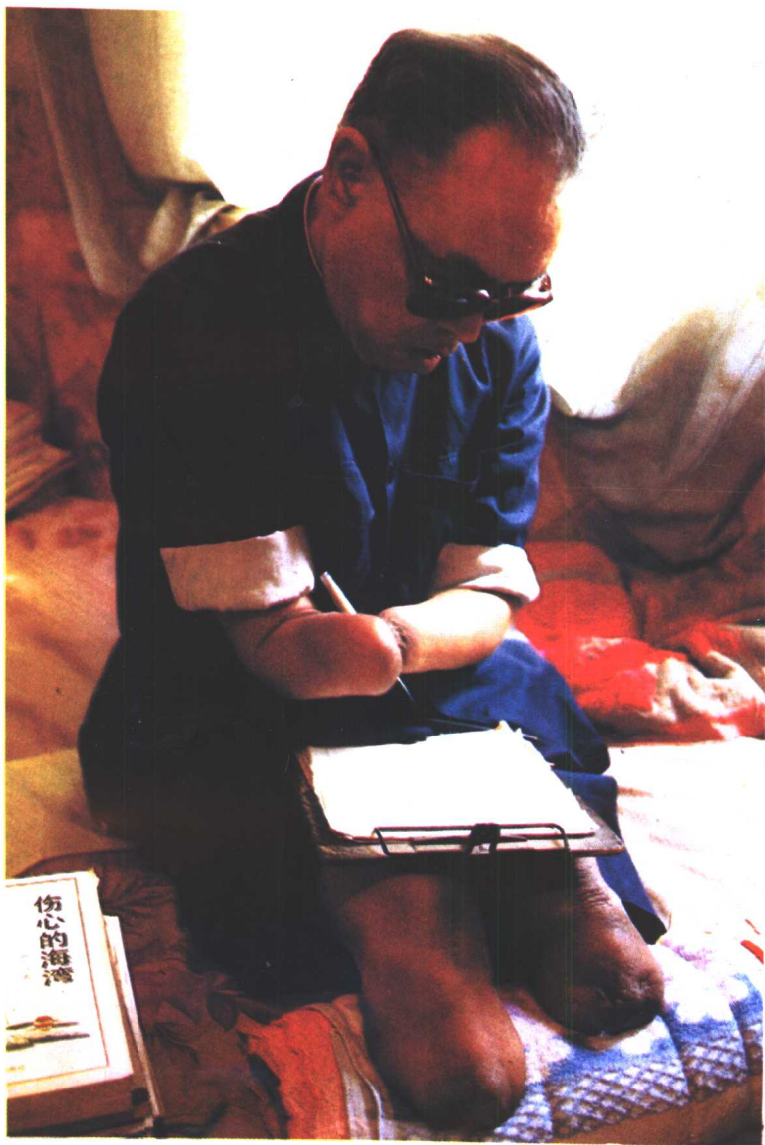
书名 极限人生
著者 朱彦夫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19号 250002)
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 330千字
版次 1996年7月第1版
印次 1997年5月第5次印刷
印数 90001—110000册
书号 ISBN 7-80558-726-4/I·173
定价 15.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以作者为生活原型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石痴在朝鲜二五〇高地阻击战中身负重伤，口渴如焚，昏迷中将自己被打出挂在脸上的左眼球吞进了肚里。回国后，他被截去四肢，成为一个没脚没手的“肉轱辘”。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毅然离开荣军休养院回村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牺牲多年的“烈士”突然回村，且面目丑陋，村民大骇，演出了一场“打鬼”闹剧。从小和石痴订了亲的方巧兰，新婚之夜发现了石痴隐秘处的伤情，吓得赤身裸体跑出洞房一去不返。疗养院护士李艾荣冲破世俗的束缚，勇敢地 and 石痴结合，甘愿终世照顾他。后来，石痴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他克服残躯带来的种种不便，顶着各种流言蜚语的中伤，带领群众改变了家乡贫困面貌，并几经磨难，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作品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人物生动，富有沂蒙特色，很难使人想象出自一位一天学没上过的四肢全无的人之手！全书始终贯穿着求生、拼搏、奉献这条主线，透着一种不屈的信念和力量。



▲本书主人公的生活原型——作者朱彦夫。几十万字的书稿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老矢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瞧，他为花儿浇水多么专注！

◀经过多年刻苦锻炼，终于能够自己装卸假肢。

▼给孩子们讲传统。



▶ 作者在朝鲜战场负伤截掉四肢后，不向命运低头，刻苦锻炼，掌握了生活自理能力。看，他抽烟，划火多么自如。



▶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二十五年，小山庄改变了模样。回村探望，喜在心头。



▶ 与本书责任编辑——济南军区政治部黄河出版社编辑程鹏同志一起研究书稿的修改问题。

怎能没有这种感受呢？我是战争幸存者，我的生命——尽管是由残缺不全的躯体组成的生命，是战友们给的。他们把生让给了我，把死留给了自己，没有他们的先声、先死，就没有我的今天。经常有人把重伤称之为“活着的烈士”或“半个烈士”，由此说去，我不是烈士，但接近烈士。今天，我把《极限人生》这篇报告幻化成烈士的遗愿，幻化成一曲悲歌，一幅挽联，奉献于烈士，将是我平生最大的宽慰。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革命战士的凛然正气、伤残者的自强，从而吸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熬时光而羞愧了。

作者手迹

生命的赞歌

(代序)

陈传玉

在我们沂蒙山区，特别是在沂河的源头——沂源县，几乎无人不知朱彦夫这个名字。他少小参军，参加过淮海、渡江等上百次战役战斗，内脏、头部多次负伤。在朝鲜战场，他又负重伤被截去四肢，并失去左眼。重残后，他不向命运低头，刻苦锻炼生活自理能力，担任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改变了一个贫困村的落后面貌。早些年，很多报刊、电台宣扬过他的感人事迹。

谁也想不到的是，一天学没上过的他，仅凭四肢全无的孤躯，顽强拼搏耕耘，历时七年，七易其稿，写出了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这部作品，以作者自身为生活原型，塑造了石磊这个重残人自强不息、不屈服于命运的形象，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这是一部血写的感人长篇，从创作本身来讲，它是很罕见的。在当代战争中致残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员中，作者无疑是第一个四肢全失的超级重残亲笔著书的人，也是第一个直到伤后仍一字不识的文盲通过坚韧攻读、走向创作之途的人。可以说，无论是作者截肢的深度，开拓再生之路的强度，还是所结果实的丰硕程度，都是当代少有的。如果说，当年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超常的毅

力口述著书，塑造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鼓舞、教育了千百万人的话，那么，本书作者朱彦夫则是用自己的生命之光，揭示了人生的价值和含义。

若从文学的高度来审视，这部作品尚有不少欠缺之处。但看到作者蹒跚于简陋的炕头，用嘴衔笔、用残臂捧笔书写的镜头，也就无可可在结构、语言及遣词造句上强求了。总之，这本书写作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畴。不难想象，凡是读过它的人，一定会从中领悟、思索许许多多……

1996年7月1日

目 录

生命的赞歌	陈传玉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4)
第 三 章	(40)
第 四 章	(53)
第 五 章	(69)
第 六 章	(76)
第 七 章	(83)
第 八 章	(96)
第 九 章	(110)
第 十 章	(128)
第 十 一 章	(142)
第 十 二 章	(159)
第 十 三 章	(182)
第 十 四 章	(199)
第 十 五 章	(224)
第 十 六 章	(248)
第 十 七 章	(272)
第 十 八 章	(291)
第 十 九 章	(305)
第 二 十 章	(325)
第 二 十 一 章	(344)
第 二 十 二 章	(353)
后 记	(368)

第一章

在云蒙山下的峭壁间，镶嵌着一片大小各异的天然石窟，石窟内光滑如镜的石壁表面，有数量颇多、形态奇妙的猿人化石图案，其状或四肢触地，或前肢撑空半立，或前肢断缺……趴、卧、蹲，四肢大致相似，唯有直立状后肢长，前肢短或干脆全无。

这些栩栩如生的古化石图像，雄辩地证实了50万年前的人类始祖——原始人类驱斗异族、争取生存的生动场面。他们在生存遇到挑战，生命被逼到灭顶之灾的边缘后，幸而脱胎换骨：痛失前肢而站立起来，经过漫漫长夜的苦苦煎熬，慈悲的上帝终于赐予猿人一双灵巧的手。

在天地旋转、万物衍变，人类经历了千朝万载进入公元1953年后，在这同一峭壁洞窟旁的石阶上，依然栖息着两个“猿人”——更确切地讲应叫“圆人”。他们同样是在与异族、猛兽的搏斗中被咬残、击伤的，同样处于“肢离破碎”、觅生求存的重大转折关头。

遗憾的是，前后两者的归宿截然相反：前者被逼，出现了伟大的飞跃；后者被逼，却使之严重倒退——他们有语言而无力行动，想站立却失去了后肢，有食物竟难以进食。

这两个“圆人”是趁黑夜“出逃撒野”的。此刻，两人正如痴如呆地盯视着石壁上的化石图案，渴望从中窥取一点“逼立为人”的收获。

这两个“圆人”，是20世纪50年代的猿人后裔，一个叫方仁，一个叫石痴，都是四肢全无，集枪、烧、冻伤于一身。昨天，他

俩人从休养所各自领来了一双假腿，竟激动得彻夜未眠。他俩请有手的“荣军”帮着装上假腿，到了凌晨两点，偷偷跑了出来，但出门不久便多次摔倒，只得嘴咬臂撕，将腿卸下，爬到洞窟消遣。两人一爬进这“自由王国”，就纵情开怀畅饮那清新的沃野芳香，放荡无羁地释放着久卧病榻的抑郁。不料想返回时从悬石上滑落下来，将肢磕撞伤，等到天亮仍难爬回休养所。

石痴咬着牙说：“我7岁那年做了个恶梦，梦见被猛兽吃掉了胳膊，不料今天变成了真的，好在社会发达了，能用上这铁木组合的假腿，只可惜对没手的人似乎作用不大。”

“我想得更高级。”方仁意味悠长地说：“真想像古猿人那样在争求生存中逼出一种飞跃——长出手和脚，再有战争还能干它一家伙。军人不能上战场，让人伺候着真难受啊！”

“笑话。”石痴摇摇头，“咱俩现在走路靠人背，吃饭靠人喂，你凭啥扣扳机、捉俘虏啊？”

“我是说能不能再成为有用的人，第一次人生——从出生到能劳动，从参军到重伤——已经作茧完结了；第二次人生——咱们从茧中爬出，再干点力所能及的事，直到春茧至死……”

“你想得蛮有诗意哩！”石痴道：“是啊，正像咱们第一次人生用肉体改变了旧世界那样，今后，咱要以至死不回毅力，豁出剩余的潜能，再攀上它一级人生台阶。”

两人正忍痛抒怀，憧憬未来人生的时候，只见两个愣乎乎的小伙子连蹦带跳地蹿到他俩跟前，喊了一声“快走”，就各抱一个，像扛麻袋包一样，稳稳地颠到背上，旋风般地背走了。

在云蒙山下偏西的平坦地段，有一片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整齐瓦房，这里便是闻名遐迩的鲁中荣军休养院。许多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负伤致残的特、一等荣军战士，集中在这里疗养、生活。中间一排瓦房是重残所，居住着双目失明、下肢瘫痪和没有四肢的重残伤员。每房三床三人，由一个女护士偶尔也有男护士轮流护

理。

不多时，两个小伙子各背着一个重残人，呼呼地喘着粗气直奔他们的卧室——3号房间。两人把方仁、石痴放到各自的床上，其中一个面对倚在门框上的护士小郭说：“人，帮你扛回来啦，快查查看看，胳膊、腿的够数吧！”说完扮了个鬼脸，一溜烟蹿了。

他俩早就料到，这次“出逃”摔伤被发现会招致严厉斥责，两人已作好了“挨熊”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院领导没直接出面，只见小郭挺胸怒容，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厉声说：“喂，你俩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硬逼我求人找了一天一夜，还有没有院规？像不像个军人？快坦白交待！”

“哎哟，尊敬的女王陛下，你打哪儿拣了一颗‘喀秋莎’？没有准星，没有目标，就乱轰滥炸？”几句话反把小郭逗笑了。小郭笑够了，抹了一把泪，接着说：“算你俩运气好，碰巧所长调动交接。知道吗？从外地来了个新所长，脸谱和石痴差不多，也是烧伤关公大红脸。听说他很厉害，这事要让他知道了，我看够你俩受的！”

“那就有劳郭小姐嘴下留情，别向新所长告密，俺是例行‘放风’，又没干坏事。”方仁求饶似地说。

“别装可怜相了，快说，谁给你们装的假腿？又是谁把你俩背出去的？”小郭依然紧追不舍。

“俺自己装腿自己走呗，俺三个瘸的瘸，瞎的瞎，谁能帮谁啊！”石痴也故作认真地掩饰。

“真会骗人，四个爪都没有，咋装法？你再装一次我看看，快装啊！”

双目失明的张希德，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听他们仨争论不休，突然插话：“嗨，自己装腿有啥大惊小怪的，都快半夜了，还吵吵个啥！”

他一语引发了一阵哄笑，早饭未吃竟说“半夜”了。

“噢，原来是你搞的鬼呀！”小郭说：“今后不准你帮倒忙，万一闹出大祸来，我坐监牢，你也得有份儿！”

“我倒不怕坐牢。”张希德说：“反正在哪儿都没有白天，你放心好了，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

小郭这姑娘，三分严肃，七分活泼，她热爱自己的工作，更热爱这些枪林弹雨中的幸存者。纵然有时板起脸训斥他们一番，可他们都深知这是理解、爱护的表示，谁也不见怪，见了她依然嘻嘻哈哈。

这三位重残，同在朝鲜受伤，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后，刚刚来到重残之家——荣军休养院。他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考验。他们的人生历程才刚刚起步，今后面对的将是天天周而复始、孤独寂寞的生涯。事实似乎在这样向他们显示：不用再分心去扮演丈夫、父亲、孝子甚至平民角色，而只有携带着这个头衔——重残去见上帝。

凡是思维健全的重残人，无不深藏着各自的想法与打算。伤前，他们大都想到也许会受伤而不能继续战斗，很多人会想到牺牲，但一般想象不到或根本就不愿设想成为什么类型的重残，因为那几乎是非生非死的煎熬过程。

他们有生灵却没有生机。

他们有思维却不能行动。

他们心理健全而生理残缺。

他们感官神经犹在而肢体皮肉早逝。

这些人的“理想”可分为三种：瘫痪卧床的，已不再多思后事，只有在此养老到底；失明而仍有手足的，渴望能够适应终生“长夜”，有朝一日找个谋生的门路，为憧憬中的家庭铺基；四肢皆无、全部丧失自理能力的，梦想离开人员集中的休养院，到无人帮助的僻野去锻炼再生功能。这些“理想”不论其价值大小，都出自正常的求生欲望，只是他们谁也无法知道未来究竟是什么模

样。

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他们决不是失败者；但对于个人，对蒙受灾难的本身，他们又不是胜利者。当然，胜败与健残不应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们必须拼命从身躯缺损部位的活性组织细胞中发掘有限的致胜因子。

勿求健全，只求生存！

勿求人助，只求自理！

勿求伟绩，只求发光！

磨练的机会不多，可总还是有的。一天早晨，小郭给他仨打来饭菜，放在床头桌上，没等张罗喂饭，就匆匆地说：“你们先等一会儿，7号房间老刘掉下床来摔伤了，我去看看，马上回来，不准自己胡来，啊！”

待小郭出去之后，石痴和方仁就迫不急待地开始动作了：双臂历来不敢动用，加上刚刚摔伤，就干脆嘴对着饭碗，像猪拱食般地胡乱吃起来。只听得“喀嚓”一声，石痴的饭碗被拱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听到砸了碗，张希德急了：“你俩搞什么鬼呀？不准乱动，让瞎子发挥发挥威力。来！咱们一块儿会餐，我喂你俩！”说罢，他摸到明杖，端起饭碗，向石痴的床位摸进。

方仁见势打了个滚身，臂挽床沿，膝蹬床棱，翻到地上，爬到张希德跟前，嘴咬明杖引路，往返几趟，才将三个人的饭菜搬弄到石痴的桌上。安排就绪后，张希德说：“咱搞会餐，还蛮有意思哩。三人两只半眼，一只半手，两张半嘴。我声明一条：你俩只许动嘴，听口令，看筷子，夹着饭吃饭，夹起菜吃菜，夹不起来也别见怪。”他的筷子在碗里拨拉，手在桌子上摸索，不是夹不着，就是夹得太多一口吃不了。

方仁着急地说：“我看还是我指挥，你喂。”于是，方仁与石痴坐在床沿，张希德站在桌子对面，方仁的右臂搭在张希德夹饭

的手背上，边喂边说：“米饭在这儿，靠前一点，往下一点，正好，开夹，使劲！菜盘在这边，伸过筷子来，再伸，向右些，再往下落，猛夹！举起来往前送，石痴张嘴向筷子靠拢——吃！”依照这种“手筷——口令——触觉合成”的吃法，每吃一口，都必须协调配合好。石痴一口，方仁一口，张希德一口，有时夹得少不够一口，有时夹得多一口吃不下就掉在地上；米饭吃一半撒一半，汤菜口中一半床上一半，这口饭早咽下半天，那口饭还在碗里寻索，还在口令与动作的配合之中……

三人各吃了几口，都觉得腹腔里像咆哮着一股滚烫的热流，都自称吃饱了，喝足了，谁也没有品评总结这次“自理会餐”的甘苦，就哑然无声地躺到各自的床上去了。

诸君会问：世上早有无肢人创造过奇迹，而这些重残人残留的断肢余碴就毫无作为吗？其实，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先天无肢的原始畸型残缺人，自幼即学会了独特的生活自理技能，而中途致残的人则相反，他们总习惯依恋于先前的健全行为，一旦失去原肢，就会感到猝然丧失了一切。而要改变命运，就必须像幼儿那样从头做起。

致残者的莫大欣慰在于，无手有腿者，可以运用腿的旋转优势去弥补无手的不足；有手无腿者，可利用手的灵活多变去弥补无腿造成的空白。而石痴和方仁，则是四肢全无！尤其是石痴，下肢在膝盖稍下被截，上肢被截到了手腕以上，看上去，浑身光秃秃的。加之断肢后神经剧痛，不能旋转触物，这是他争取生活自理过程中最凶恶的拦路虎。

小郭回来了，她心急火燎地一步跨进屋里，好家伙！桌子上、当门里（方言：指屋内的地面）、床铺上，全是饭菜和碗碴子，再一看，三个人躺在床上不停地哀声叹气。她火了：“你们这是搞饭菜铺地展览咋的？谁出的主意，拿公家东西当儿戏？”

“陛下，切莫生气。”方仁见势不妙，从床上坐起来解嘲，“俺